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930850

10位ISBN编号：7503930853

出版时间：2006-10

出版时间：文化艺术出版社

作者：梁晓声

页数：31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内容概要

《一个红卫兵的自白》(最新修订版)是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，真实再现了[文革]那个令人伤心、痛苦而又荒唐的特殊年代，表现了作者在特定情境中对人的灵魂自我扣问。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作者简介

梁晓声，山东荣城人，生于哈尔滨；当过知青，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、编剧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。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。

以知青文学代表作《雪城》、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雷》蜚声文坛。《父亲》等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。

中篇小说《学者之死》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。

《民选》、《讹诈》、《婉的大学》、《表弟》、《又是中秋》、《母亲》等作品获中篇小说选刊奖，自1984年起，其名字一直被载于美、英、澳三国的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其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，并被译为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文字。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章节摘录

我们那个大杂院，共七户。
卢家是“坐地户”。
我家和其余五家，都因动迁从四面八方搬来不久。
一九六六年元旦前，凑齐在那个院里了。
春节，互相拜年，和睦友好的关系从此奠定基础。
那一年我十七。
初三。

卢叔是“院长”，以“坐地户”虔诚的热情，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管理我们这个大院的责任，晚十点插大门；早六点开大门；比较公平地划分各家各户盖“门斗”和煤拌棚的面积；撵走到院里玩闹的野孩子；对出现在院里的行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盘问；突然断电则严肃地查寻原因；不失一切时机地树立威信。

他三十七岁，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岁。
可在我心目中是长辈。
曾参加抗美援朝，立一次小功。
复员当铁路乘警，得意过一阵子。
天生的驴脾气，动辄以保家卫国的功臣自居，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屡屡触怒领导，结果仅仅由于一次两厢情愿的“男女问题”被开除公职。
不服，研究法律。

上诉。
认为按照法律条文，自己是在与那女人将“入港”而未来得及“入港”之际被“捉奸”的，算不得事实上的“奸情”。

上级机关批驳：开除公职，依据的并非法律，是道德。
未来得及“入港”算他走运。
果已“入港”，就不但要开除公职，且要判罪了。
那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——一位老局长的年轻夫人。
他各方奔走，到处辩白，希望获得同情。
闹腾两年，难以翻案。
万般无奈，只好继承他父亲卢老麻子的衣钵，干起推手推车敲鼓收破烂的行当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枪林弹雨闯过来了，却一个跟斗栽倒在一个女人怀里爬不起！

“他妈的不过就是怀里呀！
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呀！
”他常与人谈到自己当年这件功倍成半极可悲的“风流韵事”。
因为“就是怀里”，“就是一个女人”，无比委屈。
委屈中流露出很不上算的意思。

“他妈的是她先挑逗的我！
她是局长夫人，不先挑逗我，我敢勾搭她么？
他妈的事发后她倒哭哭啼啼，反咬我一口。
如今还当上了科长！

”他对败坏了他名誉、断送了他前程的女人恨得咬牙切齿。
可每次诅咒之后，总这么说一句：“他妈的她真有股子骚劲儿，叭地飞个媚眼，谁是男人也酥半边身子！

”分明还有点旧情难忘。
亏得卢婶对他极其宽大，一贯采取“无为而治”的可嘉态度，绝不怨恨。
他也由这次惨重的教训得出一个睿智的经验——“家花虽不及野花香，到底是自己的，什么时候想摘什么时候摘！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摘野花太不安全，太不安全。

“ “ 破烂的换钱 ” 虽数 “ 下九流 ” 的干活，收入倒比当一名乘警可观。屋里屋外，一年三百六十多天，尽是一堆堆的破烂儿，卢婶从不嫌碍眼。

“ 管它是干什么的，花钱便当就成呗！

我家那口子爱哪天开资就那天开资，市长不是还得一个月才开一回吗？

” 卢婶对生活也持一种 “ 无为而治 ” 的达观态度。

哪天卢叔赚钱多了，她便使出一位堪称优秀的厨房夫人的浑身解数，做上七盘八碗，全家香香美美饱吃一顿。

碰上卢叔犯懒不肯出门挣钱的日子，便熬一大锅高粱米粥或苞谷面粥，从早喝到晚。

院里的女人们都说，卢家的大人孩子不亏一副胃肠。

只有我母亲对这种初一撑死初五饿死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，却没发表过评论。

卢叔自从情感经历受挫，对 “ 野花 ” 再也不存半点浪漫。

变成了个专一不二的丈夫。

收破烂以外的剩余价值，全部体现在酒棋二字上。

守着酒瓶子，哪怕只有咸菜条，两斤 “ 老白干 ” 醉不倒他，自诩是 “ 酒太极 ” 的功夫。

一旦醉倒，便捧着半导体歪在炕头听京戏。

这是七成醉的表现。

八九成醉的时候摔东砸西。

十成醉的时候怵目惊心，握一把菜刀或一柄斧头，站在房顶上跳跃着骂大街，扬言和张三拼命，和李四不共戴天。

张三或李四，大抵会来为了什么事向他赔礼道歉。

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，谁愿和他拼命、和他不共戴天呢？

“ 大哥，别生气！

我那是醉话，咱哥儿们！

你是我大哥！

我哪能跟你拼命啊！

…… ” 他见好就收。

能见好就收，证明他那十分醉也是不无水分的。

我们院的人家没搬来前，他已经获得了两个绰号。

当面一个，背后一个。

当面人称他 “ 卢二爷 ” ，包含敬畏的意思；背后提起他，则都叫他 “ 卢二驴 ” 。

我们搬来后，他企图只对我们公开第一个绰号，保留第二个绰号。

事不由己，只好左耳听愿听的，右耳听不愿听的。

母亲最初挺惧怕他，曾叮嘱我们： “ 千万别惹他啊。

惹了他，他拎着菜刀斧头闯进家里来拼命，你们爸爸远在外地，是妈能抵挡了他？

还是你们能抵挡了他？

” 母亲的惧怕心理影响着我們。

我们见了他，都赶紧低下头退避三舍。

有次他又喝到十分醉，大雪天，脱光了膀子，从他家房顶转移到我家房顶，跳跃着破口大骂某人，操一柄铁锹，舞得上三下四。

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顶。

吓得母亲和我们躲在屋里不敢出门。

过后，母亲到他家去，用些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慰他。

他受了感动，对母亲说： “ 老嫂子，难啊！

我一个收破烂的，又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，名分上低三分，不借着酒装驴装虎，怕受欺负呀！

” 第二天还买了两听罐头送过我家来，给母亲 “ 压惊 ” 。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母亲又这样对我们说：“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怕他。

他心眼不坏，不过是个驴脾气，得顺着毛儿摩挲。

顺着毛儿摩挲他，他还是通情达理的。

”大概因为母亲深谙与他相处的科学之方法，他对母亲从此很是尊重，不叫“老嫂子”不开口。

使我们渐渐对他感到亲近起来。

他棋下得确实好。

没被开除公职前，曾荣获全省职工象棋大赛冠军。

那是他所获得的最辉煌的荣誉。

傍晚在街头电线杆下摆出黄杨木棋盘紫檀木棋子时（冠军的奖品），不可一世的样子如同拿破仑。

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

举棋如山，落棋不悔。

是当之无愧的马路坛主，街头棋王。

所向无敌，非他自吹自擂，乃公认的事实。

和卢叔最早建立交情的是姜叔。

姜叔是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大集体性质的小小制本厂的工人，卢叔的新棋友，因有幸加入卢叔的棋友行列，颇引以为荣。

两人由棋友而朋友，推动两家关系过从甚密。

姜叔家的左邻是张叔家。

张叔是一个区属的一个片儿的几个小商店的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“负责同志”，算我们这个大院里有点权力的人。

其余几家买不到火柴、灯泡、肥皂、酱油、面碱一类东西时，少不了要走走他的“后门儿”。

他乐于为众邻开这类小“后门儿”。

姜叔家的右邻是孙叔家。

孙叔是当年哈尔滨市独一无二的龙江木器厂家具车间的主任——正科级。

比起张叔来，在众邻眼里，身份自然又不同。

他是个很有官相的人。

天庭饱满，地庚方圆。

他不爱说话。

无论在院里还是在街上，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，他绝不主动对你开口。

邻居男女们都认为他摆科长的架子。

其实是他的本性如此。

孙叔家的隔壁是窦叔家。

窦叔是一个街道机修厂的车工。

那个厂比姜叔的制本厂还小，八十多人。

窦叔和斜对门的马叔相好，都具备那么一点点音乐细胞。

窦叔有一把小号，马叔有一支黑管。

晚上常合奏，都是院子里的孩子们崇拜的人物。

除了我的父亲，马叔就是院里年龄最长的一个男人了。

那一年五十。

据说念过“国高”，又是煤炭公司的会计，便成了我们院里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。

他也难免好以知识分子自居。

他有四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

儿子和我同岁，也读初三了。

我们家是院里生活最艰难的一户，受着众邻居的许多帮助。

怀着感激的母亲，对哪一家都非常卑恭。

父亲虽然远在四川工作，家里却悬挂满了他的奖状，体现着我们这个家庭崇尚容誉的家风。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编辑推荐

《一个红卫兵的自白》(最新修订版)一部对“文革”进行尖锐批判的文学作品。

<<一个红卫兵的自白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